

王朔(资料图片)



虽然他不在江湖,但江湖上有他的传说。作家王朔已经多年没有新出版,也罕在公众场合露面。沉潜多年,他是什么状态?来听听他的一段话:“多年来,我一直盼着哪天把这本小说写出来,我就踏实了。可以放心去过自己的日子,到处转转,到异国他乡看看风景,像电影里那样一个人开车长途旅行,去看望朋友或素未谋面的人,吃一点没吃过的东西,每天躺着晒太阳,或开个酒吧。这一猛子扎出去,再抬头已是十来年之后,电脑字从五号变成小三号,原计划40万字变成小140万字。本书变成多卷本系列小说其中一卷。”

王朔最新长篇小说《起初·纪年》已由新星出版社出版,于8月16日上市,这也是他自2008年出版《和我们的女儿谈话》之后的最新作品。

时隔14年王朔文坛归来

新书取材于汉武帝旧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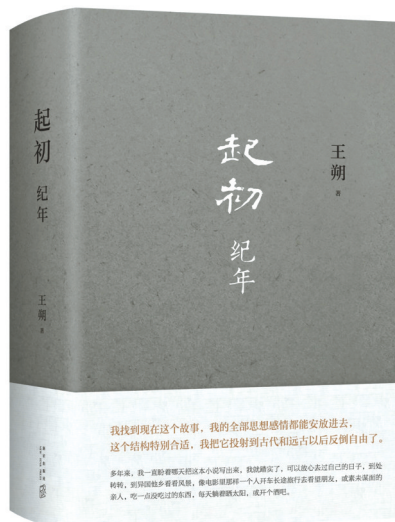
王朔真正意义上的虚构小说

《起初·纪年》是四卷本长篇小说《起初》中的一卷,本卷取材自汉武帝故事。在这部小说中,王朔以我们熟知的历史为出发点,将自己的情感与思想安放其中,凭借丰富的想象力,讲述了汉武帝从亲政到去世为止五十多年的人生,以及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众多立体饱满的人物,如李广、李陵、司马迁、苏武、张骞、司马相如、陈阿娇、卫青、霍去病、卫子夫等,他们各自跌宕起伏又彼此交织的经历,构成了本书群星璀璨的故事之网。“令传说显影,神话还原,夸耀归于朴讷……太费劲了。”王朔感慨。

在自序中,王朔说:“本书取材于《资治通鉴》《汉书》《史记》所载汉武旧事。历史就是故事。历史景观自有其深远和无垠,一旦进入就有特别大的身不由己之感,有些视角不容遮蔽,走着走着就在故事之外上千年。”王朔以前的作品都是现代题材,如今为何对历史题材感兴趣?“我找到现在这个故事,全部思想感情都能安放进去。这个结构特别合适,我把它投射到古代和远古以后反倒自由了。”王朔说。

这部作品和以往的王朔作品很不一样。用王朔的话来说就是:“我以往的作品多少都在写自己,可算作‘非虚构’。只有这部作品,才是我真正意义上的虚构小说。”

据该书出版方新经典介绍,该小说“突破现代西方小说的叙事格局,承续中国古



《起初·纪年》

典小说的气韵而又大胆超越;跳脱了宏大叙事的窠臼,而以柴米油盐的日常细节与天马行空的想象,让历史中的人纷纷活了过来,走到我们中间;博采正史、方志、传说、文学、诸子百家、天文、地理、气象、医学、数学、物理……”

读过王朔小说的人都知道,他的作品有突出的语言风格。在新作中,他的语言特色更加丰富,其中使用到北京话、上海话、陕西话、英语、土耳其语、网络梗、自创方言、仿写先秦古歌……亦庄亦谐,亦真亦幻,时而阳刚豪迈,时而阴柔缠绵,充满丰富到不可思议的奇妙文字。

名家评价:王朔超越了自己

作家、学者止庵读完王朔新作说:“我读《起初》,非常佩服作者巨大的想象力,完美的表现力,惊人的语言运用能力,以及高超的结构与塑造人物的能力。过去我们常说,王朔难以被同代及后辈作家所超越,现在王朔超越了自己。这似乎是意料之外的惊喜,却也在情理之中——只有他肯下这么大功夫,只有他能有如此收获。”

书评人史航则说:“王朔这本书真是又快又快乐又寂寞,他就像说了一场漫长的脱口秀,从头到尾却没有现场观众;但他又像立起了无数面密密麻麻的哈哈镜,每个人都可以梳头照镜子,找到和自己有关的印证,作者和读者之间有一种掰手腕的乐趣。”

生于1958年的王朔,1976年中学毕业后,曾先后在部队服役、在北京医药公司工作。1978年开始创作,先后发表了《空中小姐》《浮出海面》《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》《顽主》《千万别把我当人》《玩的就是心跳》《我是你爸爸》《看上去很美》等中、长篇小说。后进入影视业,在《渴望》《编辑部的故事》《过把瘾》等人们耳熟能详的影视剧担任编剧。1995年,根据《动物凶猛》改编的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上映。1997年,根据《你不是一个俗人》改编的《甲方乙方》上映,成为中国最早的贺岁片。

时隔14年,推出新书,不管是整个阅读生态、读者结构都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,年逾耳顺的王朔出新书,会受到读者怎样的反馈,得到怎样的市场反响,都值得期待。

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郑好

隐喻背后的时间香气与廓形

□蒋蓝

法国哲学家保罗·利科在1975年出版的《活的隐喻》里,把隐喻看作一切意义的结构。其实他讲述了两种隐喻:包括一个直接的、首要的和字面上的意义;还包括一个间接的、附加的、转义而形象化的基于字面意义。具体点说,一种是总体意义的隐喻,一种是修辞的隐喻。中国诗人多使用者。

朱映铮的新作《时间的隐喻》,是对流淌在身心的时间的书写与探寻。她的诗既是对时间之水带来的丰盛与缤纷的记录,也充满了对时间剥蚀生命中不洁之物的“立此存照”,整个诗布满浓稠的生命情意与脉动。在这个意义上说,朱映铮的诗格是敞亮的,是生机跌宕的花园;她的意识趋于古典,她的二元对立式思维,在诗歌里随处可见;她的文体处于古典诗情与当代口语的某种纠缠、背离、合谋之中,并由此带来了缤纷的诗歌景观。

人们总是依靠回忆来写作,那些不确定的过去,是意欲改写并正在重新挥写的篇章。太阳的金黄之骨,青草蔓延的春意,忽然之疼让诗人关闭了所有的窗户。《时间的隐喻》里,没有卡尔维诺笔下“树上的男爵”那样的形象,似乎更多的是那些出没于花园的女人,重温冥念里不断生长的誓言,并用眼泪感谢那些在断口上继续长出叶脉的花草。所以,她不会感谢那些不再回头的人,但会感激重放的花朵。她没有奉阅



《时间的隐喻》

历积累的经验为主桌,她明显相信青春与激情,以此来实现忘川横渡。

如今,只被冰霜教诲,不敢相信的迷途依然在每个日子间隙涌出,与不明确的希望并行,而现实图景是希望加盟下的一派山水田园。

也许诗人们已被忙碌切断旅程,用最后的种子去幻想一个伟大的晨曦。长夜无语,大地的荣耀击伤着具有缺失的自我。在颤抖中回望……追随时间的无情,掏出自己的全副善意。破碎之爱也会诞生一个圆满之夜,用久久不肯承认的词语的隐喻之力,来接近心中的神圣。

透过《时间的隐喻》,我们看到了隐喻背后的时间廓形,闻到了时间赋予的香气。这与她的价值观密切相关。其实,时间告诉我们的,往往不一定是朱映铮心目中那般美好,那般清晰,那般容易铭记。因为在她笔下,时间与人的关系不是紧张而对峙的。虽然她也会慨叹时间的一去不回,但花朵的重现,取代了往事的重现,造成了她对物的无比亲近,使她讴歌自然且自足的生命样态。比如在《你来主外,我主内》里,这样写道:“等你带着收获与秘密回来,饭在锅里,我在床上。”

《徒然草》说:“想起温存于心头的岁月,虽还没忘记那动情感人的话语,但那人却很快隔阂于我离我而去。这般司空见惯,实在比同亡人死别,更令人悲伤。”其实大可不必这般悲伤,把误解提到这个高度。圆凿方枘,就是一个人的榫头永远找不到合意之穴,这个世界的诗意从来就不是榫卯结构体系予以体现的。所谓隔阂,其实也不必说得这般文雅,但是不可纠正的误解赋予了事物充满诱惑的晕光。而不断的误解造成了我们的全部人生。面对与人与事物诀别,吉田兼好说的这一句话,很值得我们铭记:“风未尽花已落去,人心也是一样。”

也许这就是时间的底牌:为什么风霜雨雪都过去了,我们还找不到愈合伤口的方子?

《漫画大语文》: “萌趣熊猫” 讲述先哲文豪故事

叶嘉莹曾说:“我深信,孩子们如果能在幼年时代就学会古诗的诵读和吟唱,不仅能使他们长大后成为一个富有爱心、对社会和人类都更有关怀的人,而且能使他们在学习中更有联想和直观的能力,无论是在文科或理科,都可以因此而获得更为突出的成就。”对于读诗的孩子,春天是“桃之夭夭,灼灼其华”;夏天是“接天莲叶无穷碧”“水光潋滟晴方好”;秋天是“老树呈秋色”“萋萋物华休”;冬天是“红泥小火炉”“晚来天欲雪”……

但在孩子的实际学习中,遇到“背诵”二字,家长和孩子都深感头痛,因为古诗词用的是古汉语,具有意义浓缩性大、思维跳跃大、文言文多的特点。对小学生的尤其是低年段的孩子来说,的确是难题。因为古人的写作时代距今久远,让孩子天生就有距离感。加之小学生认知层次较低,抽象思维能力不足,对古诗词的时代背景缺乏知识,因而对古诗词里“情”的体会和感悟自然就成了理解和背诵的难点。

《漫画大语文·熊猫文豪班》以熊猫的憨萌形象表现先哲文豪,收录了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思想家、哲学家、诗人、词人、书法家为典型代表的52位文豪,演绎了他们的生平故事和诗文经典。孩子可以通过幽默的中国历史文化名人和他们的故事,对作品、时代和精神,有更深入的理解。

死记硬背或许容易忘记,但如果知道了诗人的经历、写作背景和大历史环境,知道了事情来龙去脉,这些诗词就变得容易理解,且印象深刻。而且,随着故事情节的推动,在重要环节,画面上会根据人物经历讲解一些历史背景,在不烦冗拖沓的基础上,让孩子津津有味地阅读,达到大语文学习的“知人识事”的目的。

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